



冰島的太陽
沒有光

賴霽瑜 著

目錄

(八)	(七)
(後續二十四)	(後續十六)
(後續二十三)	(後續十七)
(後續二十二)	(後續十八)
244	210
241	206
234	197
234	197
(後續二十一)	
225	
222	
217	

(五)	(四)	(三)	(二)	(一)
(後續二)				
(後續三)				
(後續四)				
145	102	74	34	6
139				
136				
134				
134				

(十)	(九)
(後續二十九)	(後續二十五)
(後續三十)	(後續二十六)
(完結)	(後續二十七)
283	263
279	261
276	251
271	251
271	

(六)	(後續五)
(後續十)	(後續六)
(後續十一)	(後續七)
(後續十二)	(後續八)
(後續十三)	(後續九)
(後續十四)	
(後續十五)	
189	147
186	150
182	156
174	159
171	162
167	
167	



序

乙亥年八月十五，月圓

(一)
一覺睡醒時，張開眼睛的剎那，伸展身軀的瞬間，突然茫然得以為眼前所凝視的牆壁是幻覺，彷彿伸手一揮便會隨之扭曲，天花的吊燈會在塌下來之際消失於半空，靈魂隨空氣流動，就像我也非我般的遊離。不過，呼吸卻把我的意識牢固在軀體之中，空氣從鼻腔掠過，直接竄進氣管及肺部，這是我的身體，空氣中的氧氣帶到我的血液，流動至身體各處，每下心跳和呼吸，便像把眼前柔軟的牆壁變得堅固，將浮動不安的天花懸在半空，也順道把我的飄忽的意識緊鎖。此時，我所觸碰的一切仿佛像水泥地板般生硬，卻比飄遠的風箏更加飄忽。

語言系統能讓我們建構或具體地認識這個世界，我們開始將知識分層，系統卻拒絕承認自己的飄忽，我認為意識是飄忽的，意識可能是靈魂，可能只是我們的腦袋，那顆與海綿幾乎無異的器官，而我覺得那其實是住在我們心中的，它無關理性，也絕非感性。

我們只是一隻會穿衣、走路、說話的動物，基本上與一棵植物無異，儘管植物不會吃喝賺錢，但它一樣會吸收陽光，生長死去，若我們撤除一切慾望和複雜的建構，事實上我們與萬物無異，一直等待老去及死亡。或許植物會痛，只是我們聽不懂它的抑鬱。

猛烈的日光讓我感到不安，於是想索性搬到看不到太陽的地方居住，朋友說，冰島有一半的時間

沒有日照，我很想到那裡去。

太陽是一頭猛獸，它出現的時候，讓我覺得無比刺眼，它釋放的熱能似要把所有生物煮熟，然後成為它的外賣晚餐。為了避開野獸的追捕，我便在房間裡裝上厚不透光的窗簾，偶爾在陽光燦爛的下午服安眠藥入睡，墜進深層睡眠，才可讓自己暫時與這個世界切斷一切不必要的連繫。

安眠藥於我而言是比一切物質更重要，當我因活著感到無比痛苦時，它是唯一可帶我遠離煩囂的安慰劑，只要睡著我便不用處理生活上的瑣碎事，毋須被無聊至極的世事纏繞，這種感覺像多喝兩杯的微釀，卻更勝酒醉後的迷茫。

終究也是會醒來的，藥力驟退後便會醒過來，我知道世間還有很多有趣的人和事，世界的紛擾我總是要面對的，這是一種在世的修行，特別是當你覺得生無可戀，大家也快將你逼瘋的時候。可是，別忘記，你本來就是瘋的，卻在這裡裝正常。你可知道，每天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還活著，便是讓我變得瘋癲和絕望的最佳理由。有人為生存而感到快樂，但你們又憑何感到快樂呢？

政府告訴我們吸煙危害健康，吸煙會導致肺癌，吸煙會導致皮膚老化，但長命百歲才是最大的詛咒。若沒要事，我才不想活下去，但又不想自殺，我只想自然地死去，想到這裡便想點起一支煙，大力地把尼古丁都吸到肺部，將世界反對我的一切，作出一下最無力的對抗。

我的主診醫生說：「你所服的安眠藥劑量不能再加了，要是睡不著的話，躺在床上慢慢深呼吸，放鬆身體就自然可以入眠了。」

他的診所像一間囚室，而他就像獄卒一樣，只管我的精神狀況會否出軌，最重要的是他更怕病人因為他「管」不好而失控，破壞世界秩序。

每次會面他如常地問：「你有沒有感到難過？」

我也會凝視著他白袍上扣著的銘牌，象牙白色的銘牌上，用黑色的墨水刻上「張志倫醫生」，那是新細明體，我認得。

張志倫的皮膚黝黑而粗糙，臉上架上一副金絲眼鏡，恤衫燙得筆挺，而且袖口的位置上也繡上了他英文名字的縮寫，然後左手手腕戴有一隻勞力士手錶，驟眼看上去他確是社會上最佳的模範學生。

他看到我的目光呆滯便問：「你有依時吃藥吧？」

我此時直視他的雙眼，頭部向左傾說：「你說的話我快可倒背一次給你聽了，有沒有不开心；依時吃足藥否；有沒有想自殺。我可以告訴你，我不會自殺，但我很想死。」

張志倫突然放下一直疾書的筆說：「如果你有自殺傾向的話，便要再入院了。」

我繼續看著他的雙眼說：「關於生死，相信作為醫生的你比我更能理解吧！」

張志倫：「既然你有自殺傾向……」

我：「做人做到想死，與你讀書讀到想死的道理也是一樣吧，你讀書讀到想死的時候又何不被關進精神病院？」

張志倫：「那是因為你有病。」

我：「對啊！我的病是因為我難過，我為活著而感到難過，於是呢？」

張志倫：「是因為你腦內的血清素不足導致情緒出現問題。」

我：「所以作為醫生便寧願用藥令病人的情緒磨蝕，也不願意打開病人心理的結。」

張志倫：「生命很可貴，你應多些正面思維，不要沉溺於負面的思想之中。」

我：「生命可貴在於你覺醒的一刻，而非只滿足於在這密不透風的圍城中呼吸，苟延殘喘。」

張志倫：「你有做運動嗎？有曬太陽的習慣嗎？」

我搖頭：「我最討厭的就是太陽。」

張志倫：「多感受大自然會對你的病有幫助。」

我：「你我本身就是大自然。」

張志倫：「兩周後再回來複診，依時吃藥，病情有變則應向急症室求助，護士會幫你排期的。」

我推向診室的門走出去，護士大聲叫喊我的名去拿藥，當她大喊：「舒寧！」的時候，我也差點回不過神了，差點連自己的名字也認不出。

按現今醫學的數據分析，我患上抑鬱症已有差不多十年，當時我在科學課上伏在桌上突然淚奔，無緣無故地為一個自己想不透的問題哭起來，可是十年過去了，我還未能為自己解答此難題。

忘了那年是十三或十四歲，我經常想著世界是從何而來，我又為何而來，然後覺得上學讀書不過是一個輪迴，上學讀書下課，欠交功課、留堂、罰站，天天如是，天天重演一次。我厭倦了，覺得沒有完結也沒有出路，於是我索性站在途中蹲下來，逃避世間對我期望的一切。

我怕我漸漸忘了自己的名字，於是必須大聲呼喊自己的名字，就像從前民間為死於非命的孩子在路上招魂一樣。我離開診所後，午後的陽光曬到我的身上，我全身馬上滾燙得像被活生生丟進鍋中的魚一樣，很想奮力翻身逃脫卻身不由己。我沿著大街一邊走，一邊看著頭頂上的霓虹招牌，與我擦身而過的人群，熙來攘往的馬路，旁人與同伴聊天時發出的聲響，種在道路兩旁的大樹，它們像我身後一幅流動的畫，我默默經過卻與我毫無關聯。

前陣子有一位大學同學建議我參加冥想班，她說只要透過盤腿坐在地上，慢慢呼吸，清空腦袋便可與宇宙連接，進入歸一的狀態。因為某天無聊，於是便跟她一起冥想，結果腦袋清空不了，宇宙也連不上線，卻連接了一堆封塵的記憶。

我小時候唸一所位於九龍塘的女校，至今仍記得我在課室眺望出外面的操場時，陽光折射下去的顏色，那是一種接近溫暖的黃色，它能把孩子的無憂照透，反射出他們一切潛藏的煩憂。

當我進入冥想狀態時，一呼一吸也牽動我的思緒脈絡，朋友說冥想能讓我一直砰然的心靜下來，

(三)

那年春天我在未圓湖畔追著一名認識不到三小時的男同學跑了三個圈，原因是我跟他說好用一個林夕的簽名跟他換一個白先勇的簽名，結果陳子深食言拿了書便向前跑。

於是我便追著陳子深，一邊大叫：「你這個混蛋！把書還給我啊！」

陳子深停下來一聲不發，望著我傻笑，然後便說：「你可以選擇不換，但林夕的簽名還是我的，白先勇的簽名也是我的。」

我說：「我的，給我。明明我們就說好要交換。」我伸手想去搶他手中的《寂寞的十七歲》簽名版。

我們拿著書在湖邊拉扯了好一陣子，陳子深的力氣比我大，最後他說：「要換也可以，把你的照片也附在書上，如果你不同意，那就拉倒吧！」

我不服輸：「那就拉倒吧！」我在他的手中搶回那本書，便走回去睡。

後來冬天我坐在湖邊發呆的時候，突然旁邊多了一個人，正是陳子深。

陳子深問我：「如何留著我們喜愛的事物？」

我看著湖水說：「把它製成標本吧！」

他張開笑口，我見狀便把口袋內剩下的牛奶糖遞給他，他竟然將成半排糖倒入口中。

陳子深又問：「那如果我喜歡你呢？」

我悠悠地答：「我不知道啊？你認為呢？」

陳子深說：「那麼便留在我的心裡吧！」

我又問：「你喜歡我嗎？」

陳子深說：「喜歡啊！你不喜歡嗎？」

我說：「喜歡吧！」

陳子深：「那就只能到喜歡為止吧！」

我疑惑地看著他說：「別這樣矯情吧！」

陳子深：「我有女朋友啊。」

湖面被風吹皺了，我的心也被石頭擊起漣漪，然後石沉大海。

我咬著唇說：「啊，那麼好吧！」

陳子深：「怎麼了？我們還可以做互相喜歡的朋友吧！」

我說：「好吧！但我還未知道你叫甚麼名字。」

陳子深：「這……」

我說：「怎麼了，有很多人認識你嗎？」

陳子深：「不是，只是……」

我說：「怕你女朋友從別人口中聽見我認識了你？」

陳子深：「是啊！」

我說：「那你的電話呢？」

陳子深：「抱歉了，我真的不能……」

我說：「那你也不是喜歡我啊。」

陳子深：「我叫甚麼名字，與電話號碼是甚麼，跟我喜不喜歡你沒有直接關係啊，要不我把電郵地址給你。」

我伸出左手手心遞向他，他用原子筆在我的掌心寫字的痕癢，曾成為彼此的心癢，但筆跡卻模糊得甚麼也看不清。

陳子深和我自此便在電郵通訊，偶爾相約在夜半見面，在網絡他喚我「寶貝」，在現實他卻喚我「舒寧」。

陳子深考畢業試的前一個星期，我在學校的飯堂內看見他和女友一起，我便定了神看著他。

那時我聽得見他的女友問：「那個女生不斷看著你，她認識你的嗎？」

陳子深故意瞥了我一眼然後說：「不，我不認識她，或許她有思覺失調呢！」

陳子深的女友聽罷後哈哈大笑：「她的眼神像是跟你認識的啊！」

陳子深：「瘋的人甚麼神情也有，別多疑了！」他說罷後便擁著女友親了一下。

我看著陳子深親在女友的嘴上，我的眼淚隨著呼吸的節奏不斷滾下來，我伏在滿是食物殘渣的桌上猛力呼吸，哭得愈來愈大聲。

陳子深的女友見狀跟他說：「你有沒有紙巾？」

隨後他的女友拿著紙巾走過來遞給我。

我抬起頭看著她，手中握著桌上的水杯，才猛然醒覺其實自己連拿水潑她的資格也沒有。

我沒有接過她的紙巾便離開了飯堂。

陳子深事後在電郵跟我說對不起，並說明自己最喜歡的其實是我，只是那天身不由己而已，叫我不要上心。

我跟他說既然如此就和女友分手，然後和我一起吧。

陳子深隨後傳來的只有連聲的對不起。

然後某天我約他在深夜碰面，在學校內的公園等了一個通宵，他也沒有到來，後來我給他發了數十個電郵，他始終也沒有回覆，彷彿只是在畢業禮當天看過他穿著黑袍路過的模樣。

當初我以為他不想離開女友的原因只是懦弱，但其實他也不過當我是標本，存在那裡。雖是喜歡，但卻不是那種活生生，可捧在懷內愛的人。

(五) (後續一)

舒寧·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夜

在身軀浸透在河水之際，我暗忖著，只要再張開眼便可看到一個新世界，但此刻我竟躺在小旅館的床上，前方的電視正播著新聞片段，主播說著像咒語般的音調，思緒比平常更飄忽，彷彿呼出一口氣後，便忘了上一秒發生的事。

我輕輕搖頭，才瞥見旁邊睡了一個華裔青年，他的頭髮烏黑，黑色框的眼鏡放在床頭櫃上，他正睜開雙眼發呆，不發一言。

我側著身子背對著他，努力思索著剛才發生的事，但記憶倒帶至我自殺的畫面便停頓了，我記得陳真說過，這種狀態叫 Ego Death，若是如此的話，記得，不記得，也不重要了。

旁邊的男生側著身子，用手環抱著我，我腦內迅即浮起一個名字，彷彿是我倆初相見時，他告訴我的。羅迅用手在我後頸的紋身上比劃著，然後問：「其實你叫甚麼名字？」

我動了一動身子：「你猜吧！」

他看著紋身胡亂說了幾個名字，卻始終猜不對，然後羅迅繼續看著天花發呆，電視的光照亮了昏暗的房間，也把他的輪廓描繪得更立體。

羅迅索性平躺在床上，電視上的男女說著咒語般的語言，而他此刻卻在自顧自地背電影對白，而且是把整段戲的內容背出來，我並不覺得奇怪，只是認為每人都有發瘋的時候，或許是他在這房間裡過得比較舒服，就像找回某部分，他曾經脫落在某地的碎片。

我回到香港後辭了原本的工作，去當了電影編劇，經常想著如果世界就只得這麼大的話，我也可以畫出一個更廣闊的世界吧。

某天晚上，羅迅來了舍下作客，他見我的書桌上放了一疊劇本，他拿起來細看，上面印了我的名字，他刻意把其讀錯。

我對他說：「長那麼大也不識字啊？」

羅迅：「以後你也會記得，有人故意把你的名字讀錯。」

就這樣，我的前生在冰島結束，再張開眼之時看見一個人，然後這個故事才開始綻放。

(後續二)

羅迅·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夜

香港的冬天不太冷，但也總算較其他地區乾燥，否則我藏在衣櫃旁的數箱錄音帶便通通受潮了。這晚，我如常地拿著一部小型錄音機，坐在書桌前自言自語，檯燈的黃光從左邊折射過來，就像為我營造了一個小世界般。

每晚的十時正，我會把整間房子的燈關掉，只剩一盞檯燈，然後拿著錄音機說出所有記憶所及的事。既然回憶中有我才可成為過去，要是我在某天死去的話，這過百盒錄音帶便是我存在的證據了。

我拿著錄音機道：「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日，我剛從冰島的郊外走出市區，在路上某間小酒吧喝著酒，聽著旁邊的男男女女在聊天，從我拿著酒杯轉身的那刻，瞥見一個全身濕透的華裔女孩坐在酒吧一角，出於好奇之故，我向她以廣東話問好，而她的眼神迷離，外套口袋內裝了十多塊石頭，如果她在此刻突然消失的話，我也不覺得出奇。」

我喝一口水繼續道：「我禮貌地向她報上名時，雖然她沒有回應，但卻走過來擁著我，她濕透的長裙把我的大衣也沾濕了，然後她哄過來吻我，當下我只覺得她有點臉熟，可能是她失戀後，一時喝

多了吧，至於何以她會全身濕透，她卻始終沒有告訴我。」

我聽著錄音帶在機器內轉動的聲音，腦內不斷迴旋著當晚的事，頓了頓繼續道：「那晚她擁著我走出了小酒吧，不知何故，我並沒有推開她，可能黎耀輝說得對『原來人寂寞起來時，個個都一樣。』，我倆就這樣，踏著細雪，夜空中散發著一種我從沒聞過的味道，起初以為是她的香水味，後來才知道，寒夜裡的冰島竟是這種味。」

我索性躺在床上，右手握著錄音機，並放在胸口上，磁帶和我的心跳產生共鳴，引發出一股離心力，我閉著眼睛繼續道：「我倆躺在小旅館的床上做愛，她故意按下電視遙控的開關，任由異國的語言充塞在這房間之中，我對冰島語陌生，甚至面前赤裸的女孩也是陌生的，於是我想到了這種景況，大抵就是 *lost in translation* 吧。」

我試著側著身子道，盡量減低莫名的離心力：「我對她的一切好奇，感覺像是熟悉，卻又很陌生，有一瞬她張開了眼睛，凝視著天花板上的吊燈，徐徐對我說了一番話，她說：『和陌生人做愛可以令她暫時忘了自己是誰，更多的是，她根本不想記得自己是誰，反正她現在甚麼也忘了。』」

這種離心力蔓延至我的腦袋，激起一股震蕩，我開始坐立不安，於是便起來站在窗邊繼續道：「當時她轉身，我看見她頸背的位置上有一個書法字的紋身，猜忖著那可能是她名字中的其中一個字，可

是她說她忘了自己的名字，只叫我猜著，而她又說我猜不中。」

我倚在窗前，看著屋外的高樓大廈道：「然後我躺在床上思索著有關自己的事，想著想著，彷彿也跟她一起忘了自己是誰，或是此刻的自己才是我，於是頃刻有點出神，像是連自己本來的模樣也看不清了。」

我又坐回書桌前：「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說過會再找她的，傍晚時分我去到了她的家，那裡裝潢簡單，只有一張餐桌、沙發與電視，而且窗邊還掛著厚厚的黑色窗簾，我想她和我一樣，也不喜歡猛烈的太陽。那晚，她穿了一襲碎花長裙，長髮凌亂，我瞥見書桌上有一疊電影劇本，上面印著的該是她的名字吧，因為我覺得她不可能是演員，由那一刻開始，我對她擁有一份出於率性的好奇，可能見到她，就讓我想起自己吧，反正誰不是忙這忙那，急著從萬物中看見碎片中折射的自己。」

說到這裡，我按下錄音機的按鈕，「撻」的一聲證明錄音已結束，我徐徐拿出錄音帶，將其放進盒子裡，在標籤紙上寫著：「記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冰島的某夜」，然後把錄音帶收好，此刻香港濕冷的天氣，竟又蕩來冰島的味道，可能是安眠藥力發了，我也是時候要睡了，晚安。

(後續三)

單一·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日·夜

我叫單一，今年二十七歲，七歲時隨家父移民冰島，去年在雷克雅未克的公路上遇見一個從香港來的女孩，於是便想過來這邊看看，結果至今也未捨得回家。

家父在冰島開了一間中菜館，生意不太好，大概冰島人都只愛吃羊頭吧，之前我一直在菜館內工作，在香港也順理成章地成了 Bar Tender，但老闆說近年的營業額創新低，說現在香港人都愛窩在家裡喝啤酒，和朋友聚在一起聊天的機會也少之又少，因為如果沒有世界盃的話，大家也寧願看手機，可是老闆又偏偏不會在店裡裝電視，他說，「喝酒也要看電視的話，倒不如回家吃薯片喝可樂。」

我覺得老闆是一個有原則的人，但是為了自己的生計著想，也得想想辦法，否則天天站在吧檯內抹空杯，這間店未倒閉之前，我也快悶死了。於是，我想到一條絕世好橋。

這天我如常站在吧檯內工作，酒櫃後有一塊大型的霓虹燈管，寫著酒吧的名字「New Order」，數名客人坐在吧檯前喝著我們 Signature 的 Gin Tonic，聽著我說著一個未完的故事。

(後續十四)

羅迅·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夜

渴望孤獨地活著是一種死亡美學，因為人類本來就是群居動物，違背本性的下場也應只有死路一條。然而，此刻的我卻願與任何人切斷不必要的情感，把所有感情的連結也收起，這會叫我好過點，也叫對方好過一點。

不過，人類的身體構造有趣，腦袋想的是一套，內心卻醞釀另一幅畫面，做出來的又是另一回事。我不知道這算好還是不好，有時候我也很矛盾，像從來也沒對自己誠實過似的，這樣活著不好，但要是這樣自虐一下的話，恐怕也叫我難以相信，原來世界竟非荒謬。

這夜我躺在沙發上，伸手往茶几處拿起一盒錄音帶，我拿著細看，然後想著如果有一天，人類連錄音帶也停產了，那我該怎麼辦，要是大家也進步得索性把一切實在的東西化作虛無，那麼我存在的意義會是甚麼。

我拿著錄音機，把它置在胸口前，如常地按下上面的紅色按鈕，「噠」的一聲響起，我便開始說話了：「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下午四時半，我路經舒寧的家，想著要不要上去看一看她，反正我直

覺認為她一定在家，走出電梯，站在她的家門前，我聽見室內傳出打字機的聲音，當下我有點狐疑，因為我記憶中，她從來沒有用打字機的習慣。」

我索性站起來道：「我沒打算按下門鈴，只是默默地站在那裡，聽著狠勁的打字聲，然後有一把男聲從裡面傳出，他笑著對舒寧道：『曄，你出動到講廣告呢句 Tag 啊？』，雖然我聽不清楚舒寧說甚麼，但至少我聽得出，他的語氣像是很快樂。」

我看著牆下那架被我摔爛的模型飛機，然後繼續對著錄音機道：「那時我不知道該如何反應，應該走，還是勇敢地按下門鈴，但直至我聽到舒寧說：『不如等陣我陪你洗車喇。』，便決定轉身離開了。」

我拾起模型飛機的碎片細看著：「離開了那裡後，我內心有一種莫名的憤怒，不知道該氣甚麼，但其實也沒甚麼好氣的，畢竟是甚麼也沒有發生過，但我也從未聽過舒寧說話的口氣可以是這樣從容的，向來她的語氣拘謹，臉上經常掛著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樣。」

我躺在床上繼續道：「我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我開始說服自己她是一個浪蕩的人，今天是我，明天是他，後天是另一位，這樣或者我會好過一點，既然她只想找祭品的話，那就隨她去吧。」

我反著身子躺在床上，把錄音機放在枕頭上，然後繼續道：「後來我走到單一工作的酒吧，我喝了兩杯啤酒，把今天的事全告訴了他，不料他邊抹著杯子邊笑著道，說我的憤怒是來自 jealousy，卻又偏裝作不作乎，然後他再多倒一杯酒，又道：『唔洗驚，大人都係咁，你唔係世上唯一。』」

我拿著錄音機，坐在床沿：「我不知道，我一直以為，我的情緒只是一條一線，而且是在最低的位置，如今卻被這種憤怒從低處激起反彈到上高位，我只好壓抑著，回家後一手把放在書櫃上的飛機模型大力摔到地上，然後坐在沙發上發呆。」

我說罷後，竟發現我的手心一早已冒汗，而且心臟跳得異常快，可能是憤怒，可能是莫名的情緒起伏吧，我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又或者，我知道的，但我從來也不敢承認，現在是半夜三時四十分，不知在另一端的她在做些甚麼呢。

(後續十五)

單一·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夜

聖誕前夕的生意特別清淡，隔壁家的酒吧一早已佈置好聖誕裝飾，只得我們家的酒吧門外還是立著一個小燈箱，指示過路人不如進來喝一杯。雖然店內沒有電視，但老闆最近搬了一部老舊的收音機回來，他說那是在上環的某間 vintage shop 買的，恰巧和他小時候放在家的那台，一模一樣。

我扭開收音機，然後拿著毛巾抹檯，不時往門口張望，想著西裝男好像也有數天沒來了，可能他找到了新女伴吧，想著想著陳真也有好幾天沒來了，可能她忙著照顧小狗吧，也可能她忙於工作吧，但明明我倆是笑著揮手說再見的。

想到這裡，我轉身往嘴裡塞一支煙，剛點火之際，抬頭看了掛鐘一眼，恰好是晚上八點鐘，收音機播著一首歌：「忘掉愛過的他當初的喜帖金箔

印著那位他裱起婚紗照那道牆及

一切美麗舊年華 明日同步拆下

忘掉有過的家 小餐檯沙發雪櫃

及兩份紅茶

溫馨的光境不過借出到期拿回嗎
終須會時辰到 別怕」

我邊抽著煙邊聽得有點出神，此時有一個人影從門口處往吧檯走近，我揉了揉眼睛，見到那是一名穿著黑色長袍，頭上戴著深藍色冷帽的青年，他下巴留著鬍子，個子不高。

他走到吧檯前對我道：「我想問單一在嗎？」

我好奇地看著他：「我就是單一，我認識你的嗎？」

他：「不，我叫游燄，我是來找你的。」

游燄的語氣平淡，幾乎沒有高低起伏，聽得出他平常應該不太愛說話，而且他臉上還掛著一副太陽眼鏡，雖然不太看出他的神情，但他話後總對我壓出一個微笑，和他相處的人大抵就感覺像把手伸進一缸溫水中吧。

我：「是甚麼事喔？要喝一杯嗎？」

游燄：「舒寧說你調的 Gin Tonic 很好喝，那就來一杯吧。」

我：「沒問題，原來你是舒寧的朋友，她很久沒來了，她最近好嗎？」

游燄：「她現在去了上海，過兩天便回來了。」

我把調好的 Gin Tonic 遞給游燄：「那就好。」

游燄拿起酒杯呷了一口，然後他從口袋內拿出一個深藍色的信封放在吧檯上，我看著那信封，暗忖著那該不是舒寧又拿東西來，要我交給別人吧。

游燄：「我和舒寧下個月要結婚了，是她叫我過來拿請帖給你的。」

我拿起喜帖的瞬間有點愕然，拆開信封拿出帖子時，瞥見信封上寫著「單一」二字，那確是舒寧的筆跡。

我：「是甚麼時候的事啊？」



冰島的太陽 沒有光

- 作者： 賴霈瑜
編輯： Margaret Miao
設計： 4res
出版： 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 香港總經銷：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 出版日期： 2020年3月
圖書分類： 流行讀物 / 小說
ISBN： 978-988-8664-40-5
定價： 港幣100元正 / 新台幣390圓正

ISBN 978-988-8664-40-5



9 789888 664405 >



「三一如三，
三二如六，
三三歸九，
以始為終。」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ovo}E.

上架建議：流行讀物／小說

定價：港幣 100 元正／新台幣 390 圓正